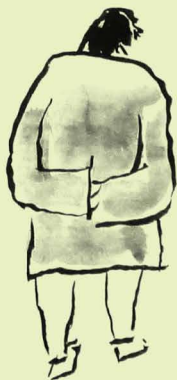


云泉说画

劉云泉



刘云泉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云泉说画

刘云泉／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泉说画 / 刘云泉著. --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411-4648-0

I. ①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汉字—法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92.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1645号

YUNQUAN SHUOHUA

云泉说画

刘云泉 著

责任编辑 燕啸波 叶 茂

封面设计 叶 茂

内文设计 叶 茂

责任校对 王 冉

责任印制 唐 茵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30mm×185mm 1/32

印 张 7.5 字 数 180千

版 次 2017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648-0

定 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刘云泉和他的四个侧面

聂作平

年过七旬的云泉先生坐在初秋的阳光下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却很个性地任它随意覆盖在头颈上，加上颌下那一撮长长的如同鲶鱼须的胡子（他为此自号鲶公），以及随时可能爆发出的大笑，整个人便显露出与他的年岁不相称的生机和活力。他让我联想起古今中外那些老而弥坚的艺术家，也联想起著名诗人张新泉写给他的几句诗：你的羊毫和白发 / 有两个名字 / 一个叫自由 / 一个叫自在。

我与云泉先生的交往不算多，但古人早有定言：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了解与理解，并不总是与交往的时间和次数成正比，而是基于是否坦诚相见，是否气息相通。当

云泉先生这部题画小品将要付梓之际，蒙其不弃，要我写点什么。在我的脑海里，一下子便涌现出关于云泉先生的四个侧面。或许，这四个侧面正好构成一个深刻而真实的云泉先生的印象。

书家刘云泉

云泉先生是以书法名世的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年近不惑的云泉先生即已具有全国性影响：他多次出席全国书法家代表大会，并当选为理事；长期主持四川省书协工作；作品远涉重洋，到日本、新加坡、韩国等地多次展出。在名家云集的全国第一届至第八届书法篆刻展览上，每一届都有他的作品参展；新世纪第一年，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20周年之际，他被授予中国书法艺术荣誉奖。所以，在普罗大众眼中，提起刘云泉，他们的第一印象就是：这是一个著名书法家。

追根溯源，云泉先生最初的专业其实不是书法，而是版画。20世纪60年代，刘云泉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四川美院附中 and 美院版画专业度过的。多年以后，他对放弃版画，进入书法及绘画的经历写过一首诗自我调侃：“曾习版画心不专，荒了旱地归砚田。身隐朶庐笔校正，不觉弄翰五十年。”

同样是在多年以后，云泉先生忆及当年在美院习书的情景时，往事依然历历在目：在美院附中，开设有书法课。全班二十几个同学所交的作业，有三五个人每次总能拿到九十五分，而刘云泉却只有九十二三分，从未得过更高的分数。究其原因，高分的同学临得准确一些，而刘云泉总有点不够老实。即便临帖，他也要加入些自己的意趣。当云泉先生已成为书界大腕时，有一次，他遇到了当年的书法老师、著名书法家黄原先生。忆及此事，黄原先生乐呵呵地说：“我看你是书法苗子，对你严格要求。”

对此，刘云泉总结说：“上世纪60年代，命运巧合，我有幸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及美院学画八年。美院附中开设有书法课，书法让我深深迷恋，从此自己就像一架辕木牛车，左轮是书法，右轮是绘画，碾破泥泞穿尘过，不觉弹指五十秋。”

云泉先生习书，由汉碑入魏碑，复由魏碑返汉碑，再由行书渗透魏碑，个中甘苦，如人饮水。在这些不朽的碑作中，“二爨”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。当年，他以一手地道的爨宝子书鲁迅诗，在全国首届群众书法大赛中获奖成名；其后，日本出版巨著《现代临书大系》时，云泉先生负责的就是临写爨宝子。

反复地临习揣摩，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写得像古人，

而是为了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发现一方自己的天空。在真正的书家那里，不仅碑帖需要思索把握，见贤思齐，乃至云横峻岭，风动翠柳，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大自然的这一切都会给他以神示般的启迪，这就是所谓的师古人亦师造化。而今，云泉先生已经进入了人书俱老的大境界，他已然形成了独特的刘氏书风。所谓人书俱老，按我的理解，那就是书家随着年岁、阅历、技术、经验的增长与丰盈，从而终于抵达了艺术的最高境界：率性而为，另辟蹊径。也就是说，在大师层叠的艺术世界里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对云泉先生的书法，行家的评价是这样的：“其点画技法之精巧独到，线质之内力弥漫，韵味之雅致野逸，可与明清书家相抗衡，且真、行、隶无一不精，其因势造险，创造平面装饰韵味之美，又非纯书家所能及。”

画者刘云泉

很长时间里，因为书法名气太大，云泉先生的画名很自然地被遮蔽了。其实，按理说，画画才是他的本行，一是他的专业就是版画，二是从他童年时起，最先有意学习的艺术形式也是绘画。云泉先生回忆，小时候，他的邻居张玉伯先生酷爱绘画，家中四壁都张贴着《芥子园画谱》

中的梅兰竹菊和山山水水。每过其家门，还是小小少年的刘云泉都要驻足观看，这激发了他对艺术的最初的兴趣。至于书法，对云泉先生来说，则是一种必备的基本技能：那时候乡下条件不好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买不起钢笔，无论是做语文还是算术，抑或自然、历史作业，都必须用毛笔。所以，在云泉先生当时的心目中，书法甚至不是艺术，而是一门必备的基本功。——其情其景，略略近似在古人那里，有意识的职业书法家其实很少，大多数现在被当作神品妙品的东西，当时都是随意而为的，因为书法原本只是生活的必需。

由于跨界，云泉先生时时被人误会，就像他在一次个展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：

“蜀中，画画的说我是写字的。写字的说我是画画的。有趣得很，都说对了。补充一句：我是出栅的山羊，生来恋山啃草的。”对此，刘云泉解释道：“我有时候在书法里面玩耍，有时候在绘画圈子里玩耍，所以每次参加活动，圈子里就会故意‘挤兑’我：‘你怎么来咯，你是画画的还是写字的啊？’所以我就说我是属于跨界的，其实也是我平时在画中注意书法，书法里注意画画。写字累了就画画，画画累了就写字，交换着玩。”

云泉先生谦逊所说的这种交换着玩，却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，创造出了一种被评论家称之为“文人画新体”的艺

术风格。所谓文人画，是指画中带有文人情趣，画外流露出文人思想的绘画，其滥觞可追溯到汉魏时期，王维、苏轼、文与可等人均是杰出代表。到了元代，赵孟頫正式提出了文人画一说。近代学者陈衡恪则认为“文人画有四个要素：人品、学问、才情和思想，具此四者，乃能完善”。

云泉先生的画作，乃是在新时代的视角与意识之下，对传统文人画的继承和发覆。他称自己“把书法当作绘画似画，把绘画当作书法似写”。雅韵弥漫，笔墨含蓄，从山水到花鸟，无不涉笔成趣，乃至常人看起来毫无入画可能的电视机、自行车等现代生活物件，也被他信手拈来，充满机趣和智慧。评论家认为他的绘画风格可用八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：“笔趣学仙，精神似铁。”

窃以为，云泉先生画作中，最能透露出文人画新体的东西有两个：一是他将书法与绘画完美结合。他自由往来于书法与绘画之间，书为画用，画为书用，二者如同鸟儿的双翼，将他托举到艺术的天空自由翱翔。二是他画作上的题画诗或题画语——我把它们笼统地称之为题画小品，最能反映出云泉先生的精神世界与人生旨趣。

文人刘云泉

云泉先生具有非常典型的文人气，这里所说的文人

气，是指那种如今已经非常稀缺的士大夫气。他性格洒脱直率，看不出一点名家的架子。他曾自言：“优点有二，其一性真，不善假言，心直口快。爱听恭维话之人讨厌我，想听真实话之人喜欢我。”云泉先生嗜酒，却又绝无酒量，每天中午晚上必喝，每次却只能喝几钱。但几钱酒下肚，他在面色酡红之际，却妙语连珠，其乐融融。这使我想起四川老乡苏东坡，苏东坡也是嗜酒而量小，他却对朋友说，我喝一升就醉了，你们要喝一斗才醉，但我们喝酒的快乐却是一样的。在云泉先生身上，我正好看到了苏东坡的这种豁达与率性。

如前所述，与云泉先生的画作相得益彰的，是他的题画小品。不论题画诗还是题画语，都是中国画独有的东西，它们常常看上去漫不经心，实则却能以不经意的几句话或数行诗直指人心，它们既是对画作的画龙点睛的高度概括和提炼，也是对画作意在言外的延展与拓伸。

云泉先生曾经夫子自道式地说过：“艺术家要一专多能，做一个杂家。除了在绘画上下功夫，还要练字，让书法与绘画平行推进。再者，就是要学写文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上乘的艺术作品，要旨是闪烁一种文心。”闪烁一种文心的说法，在云泉先生的题画小品里得到了最好的验证。

我的朋友、眉山文人张贵全先生对云泉先生的题画小

品大加赞赏，他非常内行地分析说：“作家能文，不足为奇；诗人能文，不足为奇；画家能文，且文如春花应时，秋月经空，则不多见。刘云泉先生乃域内知名书画家，很少见其文字专著，他的短文，大多为其书余画后之闲笔，长者数百字，短者数十言，无论长短，皆言之有味，言之有趣，言之有理，言之‘闲笔’不闲。”

这些题画诗与题画语或谈人生，或抒性灵，或论艺术，或品山水，要言不烦，点到为止，大抵小则十来字，多则百把字，却总能有一些智慧的东西带给读者长久的思考。比如他题电话：“传遍千言万语，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。”题自行车：“偏爱直脊蹬永久，不喜弯腰爬皇冠。”把电话机和自行车入画，且是地道的国画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；但有这个创举似也不算高明，高明的是这些点石成金的题画语，正是有了它们的存在，这看似简单的寥寥几笔也才有了深长的思考与启迪。至于像“闹市多是过客，山中才养神仙”、“面壁隐人少，名家大师多”这类对世相的揶揄和嘲讽，更是世事洞明之后的超脱之语。

隐士刘云泉

初秋的阳光明媚动人，静静地洒在云泉先生身上。这是位于成都西门外的一栋别墅。园子里，银杏叶子已经开

始在霜冻中发黄，几口水缸中，游鱼偶尔发出击打水花的轻响。云泉先生巨大的画案正对庭院，能看到鸟儿在庭中的小径上散步。

这座园子是云泉先生的工作室。只要在成都，每天清晨，他就从位于市区的家里驱车来到工作室埋头工作，傍晚时分，又驱车回家。他常在园子外不远的小街吃简单的早餐，以至于老板对他常生出几分同情：这个老同志，不知道家里的负担有多重，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出来上班挣钱。

“小隐隐于山，中隐隐于市”。在我眼中，云泉先生正是一个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隐者。我不仅是指他这种迹近隐居的生活方式，我更是指他安然潜伏的心态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文人是最爱扎圈子的，而书画界就是圈子气最严重的地方。圈子拉起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：同一个圈子里的，不管作品如何，鸡毛也要吹上天；不是同一个圈子的，党同伐异，再好的作品也是垃圾。这种现象，云泉先生曾讽刺说是“修好土地庙，就收香火钱”。

云泉先生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就是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的负责人，要拉圈子，要占山头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但我们知道的却是，他对做官，尤其是做艺术官员无甚兴趣。他有兴趣的只是艺术。只有在艺术的天地里，他才能感受到人间最美好、人生最真实的存在。所以他选择了独来独往，有些人据此认为这个不合潮流的老头儿是个怪人。其

实，他怪得有理，也怪得有底气。这一切，就像西方谚语说的那样：“狼才成群结队，老虎总是独来独往。”

今年暑气弥漫的八月，我和诗人张新泉、张贵全二先生应云泉先生之邀到峨眉山避暑数日。清茶据案，白云洗眼，那是一些美好而珍贵的日子。在深入的交流中，我告诉云泉先生：“你是一个有点骄傲的人。”他呵呵大笑着说：“只是小骄傲。”是的，人生如此，难道还不应该骄傲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艺术家，能有那么多的作品温暖人心，感动人心，他理应为他的生命、他的成就、他的艺术理想而骄傲。

云泉先生曾画寒梅一幅，旁边的题诗，我以为，大可作其自画像，诗云：

根在慢慢中伸，
花在淡淡中红。
发在渐渐中白，
心在勃勃中萌。

2015.11.8



一幅清容淡淡姿，为君画画难题诗，
无风波处得偶句，同是孤独印心时。

为友人画梅



一幅清宮沈之安

為君畫之難題詩

無風波焉得偶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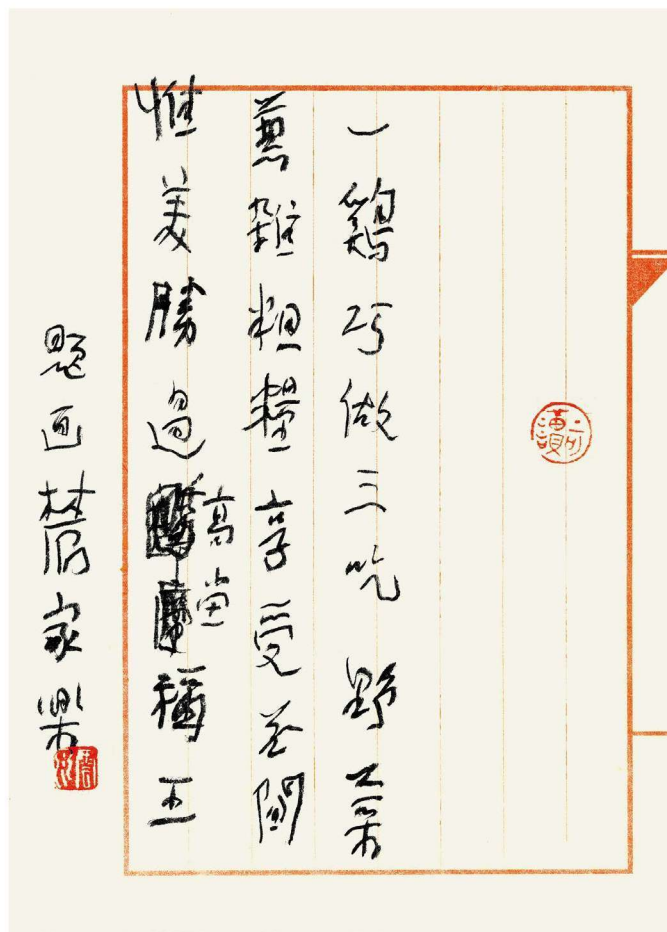
因是歌犬馬書時

何國犬馬書時

印心

為友人画梅





一鸡巧做三吃，野菜兼杂粗粮。
 享受花间惟美，胜过高堂称王。

题画农家乐